

經部

通政使臣夢吉覆勘

檢討臣德生覆勘



夏楚子　陳侯　鄭伯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宣公

春秋卷之十九

而兵爭與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

楚子伐鄭及櫟

十一年春

左傳

盟于辰陵

服也

楚盟于辰陵　陳鄭

乃從楚　夏

我焉得有信

其來者可也　晉楚無信

使封人慮事

蔿艾獵城沂

王侍諸鄖

令尹

楚左尹子重侵宋

附錄左傳

趾 具餱糧 度有司

議遠邇 略基

幹 稱畚築 程土物

分財用 平板

以授司徒 量功命日

秋 晉侯會狄于欑函

公孫歸父 會齊人伐莒

不愆于素

事三旬而成

遂服于晉

秋

會于

衆狄疾赤狄之役

左傳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

非勤何以求人

吾聞之 作德莫如勤

郤成子曰

是行也 諸大夫欲召狄

欑函 衆狄服也

況寡德乎

文王猶勤

從之也詩曰

文王既勤止

能勤有繼

其

此楚子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不言及外狄也

其稱人何
貶
曷為貶
不與外討也
不與外討者
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
雖內討亦不與也
曷為不與
實與而文不與

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

則其曰實與之何

諸侯之義　不得專討

諸侯之義　不得專討也

文曷為不與

此入而殺也

穀梁傳

則討之可也

子弑父

力能討之

無道者

臣弑君

天下諸侯

有為

明楚之討有罪也

陳

何也

其外徼舒于

其不言入何也

外徼舒于陳也

何用弗受也　不使夷狄

日入　惡入者也

入者　內弗受也

穀梁傳

丁亥　楚子入陳

伐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

左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為中國也

陳

因縣陳

轘諸栗門

殺夏徵舒

遂入陳

將討于少西氏

謂陳人無動

陳

侯在晉

申叔時使

于齊

反

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

曰

夏徵舒為不道

弒其君

寡人

對曰猶可辭乎

王曰

可哉

何故

女獨不慶寡人

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

以諸侯

討而戮之

曰
夏徵舒弑其君

其罪大矣
討而戮之
君之義

也
抑人亦有言曰
牽牛

以蹊人之田
而奪

之牛
牽牛以蹊者

以紂召諸侯

今縣陳

貪其富也

曰紂有罪也

罰已重矣

諸侯之從也

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

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故書曰

楚子入陳

以歸

謂之夏州

鄉取一人焉

穀梁傳

納者

內弗受也

其言納何

納公黨與也

此皆大夫也

公羊傳

書有禮也

附錄左傳

厲之役

之道

不可

制人之上下

使不得其君臣

猶可

入人之國

輔人之不能民而討

十有二年 春 葬陳靈公

又徵事于晉

志焉 鄭旣受盟于辰陵

鄭伯逃歸 自是楚未得

何以書葬

君子辭也

楚已討之矣

臣子雖欲討之

討此賊者

非臣子也

公羊傳

七月

鄭人卜行成

楚子圍鄭

旬有

左傳

十二年春

楚子圍鄭

而無所討也

不吉

卜臨于大宮

且巷出車

吉

國人大

臨

守陴者皆哭

楚子退師

曰孤不天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入自皇門 至于逵路

進復圍之 三月 克之

鄭人修城

命

其翦以賜諸侯

以實海濱

亦唯

敢不唯命是聽

其俘諸江南

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

不能事君

使君懷怒

事君

爽于九縣

不泯其社稷

使改

徽福于厲宣桓武

使臣妾之

亦唯命

若惠顧前好

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
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
君實圖之
左右曰
不可許也
得國無赦
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師救鄭

荀林

夏

六月

晉

左傳

晉師敗績

師

及楚子戰于邲

夏

六月乙卯

晉荀林父帥

欒書佐之

趙括　趙嬰齊

趙朔將下軍

郤克佐之

先縠佐之

士會將上軍

父將中軍

及河

閒鄭既及楚平

韓厥爲司馬

趙同

爲下軍大夫

穿

爲上軍大夫

荀首

爲中軍大夫

鞏朔

韓

師 觀釁而動

隨武子曰 善 會聞用

焉用之 楚歸而動 不後

曰 無及于鄭而勦民

桓子欲還

叛而伐

怒其貳而哀其卑

楚軍討鄭

不為是征

不可敵也

德形政事典禮不易

民不罷勞　君無怨讟

今兹入鄭

二者立矣　昔歲入陳

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

之　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

政有經矣

荊尸而舉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而卒乘輯睦

事不奸矣

蔿敖為宰

擇楚國之令典

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

後動

百官象物

前茅慮無

中權

右轅

左追蓐

軍行

能用典矣

其君之舉也

內姓選于親

外姓選于舊

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

老有加惠

旅有

政成 事時 典從

逆矣 德立 刑行

賤有等威 禮下

物有服章 貴有常尊

施舍 君子小人

禮順

若之何敵之

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

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

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

汋曰

兼弱也

仲虺有言曰 取亂侮亡

猶有弱而昧者 何必楚

也

彘子曰

不可

晉所以霸

撫弱耆昧

以務烈所可

無競惟烈

武曰

耆昧也

且成師以出

不如死

由我失霸

有敵而不從

不可謂武

今失諸侯

不可謂力

師武臣力也

我弗爲也

以中軍佐濟

唯羣子能

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

非夫也

開敵強而退

執事順成爲臧

否臧凶

師出以律

䷆

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

䷒

此師殆哉

知莊子曰

夭且不整　所以凶也　不行之謂

且律竭也　盈而以竭

以如已也　故曰律否臧

川壅爲澤　有律

逆爲否　衆散爲弱

臨

有帥而不從

臨孰甚焉

此之謂矣

果遇

必敗

彘子尸之

雖免而歸

必有大咎

韓獻子謂桓子曰

為罪已重　不如進也

誰之罪也　失屬亡師

為元帥　師不用命

子罪大矣　子

彘子以偏師陷

沈尹將中軍

楚子北師次于郔

不猶愈乎

師遂濟

與其專罪

六人同之

事之不捷

惡有所分

王欲還

嬖人伍

河而歸

聞晉師既濟

右

將飲馬于

一

子反將

子重將左

參之肉其足食乎

不無事矣

戰而不捷

今茲入鄭

曰

昔歲入陳

令尹孫叔敖弗欲

參欲戰

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

在晉軍

不捷

參之肉將

參曰

若事之捷

孫叔爲無謀矣

伍參言于王曰

晉之從政者新

未能行令

其佐先縠

剛愎不仁

未肯用命

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

聽而無上

改乘轅而北之 次于營

王病之 告令尹

若社稷何

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

衆誰適從 比行也

社稷之故也

曰

鄭之從楚

鄭皇戍使如晉師

晉師在敖鄗之閒

以待之

未有貳心 楚師驟勝而驕 其師老矣 而不設備 子擊之 鄭師為承 楚師必敗

彘子曰 敗楚服鄭

不易

禍至之無日

于

民生之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欒武子曰

楚自克庸以來

于此在矣必許之

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

之百克而卒無後

于

勝之不可保

紂

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戒懼之不可以怠

在軍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

師直爲壯

不可謂驕

之曰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

山林

蔵

以啓

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

不可謂老

其君之戎

我曲楚直

我則不德

而徼怨于楚

曲爲老

以侍不虞

以至于啓

內官序當其夜

中

左則受之

初駕

數及日

卒偏之兩

右廣

來勸我戰

楚鄭親矣

師叔入盟

子良在楚

之良也

師叔

楚之崇也

不可謂無備

子良

鄭

克敵得屬

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

可從

趙括趙同曰

以我卜也

鄭不

我克則來

不克遂往

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

欒伯善哉

實其言

咎之徒也

趙莊子曰

知季曰

原屏

之何俠

必從彘子

將鄭是訓定

出入此行也

不能文

聞二先君之

曰

寡君少遭閔凶

師

夾輔周室

毋廢王

與鄭

隨季對曰

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

二三子無淹久

豈敢求罪于晉

敢拜君命之辱

豈敢辱候人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

命

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

曰無辟敵

彘子以爲諂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

楚許伯御樂伯

人許之

盟有日矣

晉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

羣臣無所逃命

欒伯曰

吾聞致師者

摩壘而還

御靡旌

吾聞致師者

許伯曰

晉師

攝叔為右

以致

右入壘

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左射以菆

代御執轡

樂伯 左射馬而右射人

人逐之 左右角之

皆行其所聞而復 晉

折馘執俘而還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

使攝叔奉麋獻焉

晉鮑癸當其後

麋興于前射麋麗龜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既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

有辭

君子也

其左善射

其右

鮑癸止之曰

敢膳諸從者

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

許之

遂往

請致師

弗許

請使

欲敗晉師

于從者

乃不給于鮮
敢獻

曰
子有軍事
獸人無

麋
射一麋以顧獻

及欒澤
見六

許之

與魏錡皆命而往

弗許

請召盟

請挑戰

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

叔黨命去之

趙旃求卿未得

人求成

弗能好也

弗敢從也

楚

彘子曰

鄭人勸戰

二憾往矣

弗備必敗

郤獻子曰

無日矣　不如備之

人乘我　喪師

若二子怒楚　楚

多備何爲　士季曰　備之善

師無成命

不儆

警也

矣

軍衛

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

何損于好

若以惡來

楚之無惡

除備而盟

故敗而先濟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

故上軍不敗

子不可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潘黨既逐魏錡
趙旃夜至于楚軍
席于軍門之外
使其
徒入之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
分為左右
右廣雞鳴

彭名御左廣

養由基爲右

日入而說

許偃御右廣

而說

左則受之

而駕

日中

屈蕩搏之

得其甲裳

趙旃棄車而走林

以逐趙旃

乙卯

王乘左廣

屈蕩爲右

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

使驅而告曰晉師至矣

潘黨望其塵

車逆之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

使軘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薄我詩云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
遂出陳孫叔曰

乘晉軍

車馳卒奔

遂疾進師

薄之也

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

先人也

桓子不知所為

鼓于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

中軍下軍爭舟

舟中之指可掬也

晉師右移

告唐惠侯曰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以逐下軍

工尹齊將右拒卒

上軍未動

不穀不德而貪

以遇大敵

不穀之罪也

然楚不克

君之羞也

敢藉君靈

以濟楚師

楚師方壯　若萃于我

駒伯曰　待諸乎　隨季曰

以從上軍

從唐侯以為左拒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將從之乘　屈

不敗　王見右廣

不亦可乎

殿其卒而退

分謗生民

吾師必盡　不如收而去之

人惎之脫扃

楚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蕩尸之曰

君以此始

亦必以終

濟其兄與叔父

以他馬反

趙旃以其良馬二

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乃出

少進

馬還

又惎之拔旆投衡

趙傁在後 怒

謂其二子無顧 顧曰

二子乘 逢大夫與其

棄車而走林

遇敵 不能去

楚熊負羈囚知罃

皆重獲在木下

之

明日以表尸

趙旃綏以免

尸女于是

授

之

使下

指木曰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厨武子御

下軍之士多從之

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

之房

厨子怒曰

射連尹襄老獲之

遂載其

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不以人子

吾子其可得乎

蒲

可勝既乎

知季曰

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董澤之

濟

亦終夜有聲

丙辰

之餘師不能軍

宵

楚師軍于邲

晉

以二者還

及昏

射公子穀臣囚之

尸

楚重至于邲

遂次于衡雍

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作頌曰

載戢干戈

武王克商

夫文

止戈爲武

楚子曰

非爾所知也

以無忘武功

其三曰

耆定爾功

其卒章曰

又作武

王保之

肆于時夏

允

我求懿德

戢櫜弓矢

戢兵

保大

屢豐年

夫武

禁暴

綏萬邦

我徂惟求定

其六曰

鋪時繹思

暴矣
觀兵以威諸侯

今我使二國暴骨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和衆
豐財者也

定功
安民

兵不戰矣

暴而不戰

安能保大

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

所違民欲猶多

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

我無一焉

何以示

何以豐財

武有七德

以為己榮

衆

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

諸侯

何以和

子孫

其爲先君宮

告成事而已

武非吾功也

古者明王伐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爲大戮

祀于河
作先君宮
又可以為京觀乎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
淫慝
今罪無所
于是乎有京觀
以懲

鄭殺僕叔及子服

辛未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

是役也

鄭石制實入楚師

告成事而還

君子曰

史佚所謂毋怙亂者

謂是類也

詩曰

亂離瘼矣

爰其適歸

歸于怙亂者

也夫

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大夫不敵君

茅旌

右執鸞刀

鄭伯肉袒

左執

勝乎皇門

放乎路衢

莊王伐鄭

君如矜此喪人

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

以干天禍

是以

曰

寡人無良邊垂之臣

以逆莊王

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

交易為言

是以

莊王曰

君之不令臣

焉

請唯君王之命

錫之不毛之地

使帥一二耋老而綏

南郢之與鄭 相去數

將軍子重諫曰

退舍七里

左右撝軍

親自手旌

而微至乎此

莊王

乎

莊王曰

古者杼不穿

有

無乃失民臣之力

今君勝鄭而不

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

千里

諸大夫死者數人

不赦

不詳

吾以不詳道民

告從

而薄于利

要其人而不要其土

四方

是以君子篤于禮

皮不蠹

則不出于

災及吾身
何日之有
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
曰請戰
莊王
許諾
將軍子重諫曰
晉
大國也
王師淹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以立乎天下

強者吾辟之

是以使寡人無

莊王曰

弱者吾威之

病矣

君請勿許也

百姓何罪

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

舟中之指可掬矣

晉衆之走者

莊王鼓之晉師大敗

敗也

事也 曰其事

粮 梁 傳 績 功也 功

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

桓子請死

秋晉師歸

○鄭伯許男如楚

附錄左傳

秋七月

如有憂而喜乎 公曰 傳

左右曰 有喜而憂

文公猶有憂色

晉師三日穀

不可 城濮之役

曰

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公喜而後可知也

曰

莫余毒也

及楚殺子玉

況國相乎

臣猶在

憂未歇也

困獸猶鬬

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林父之事君也

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

社稷之衛也

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

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于明

晉侯使復其位

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冬 楚子伐蕭

左傳

冬 十有二月戊寅 楚子滅蕭

王怒

遂圍蕭

吾退

蕭人殺之

王曰

勿殺

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

遂傳于蕭
還無社與司馬
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
巡三軍
拊而勉之
師人多寒
王
蕭潰
申公巫臣曰

卯言 號申叔展

叔展曰 有麥麴乎

曰無 有山鞠窮乎

曰無 河魚腹疾奈何 曰

目于眢井而拯之 若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其井

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明日蕭潰

申叔視

爲茅絰

哭井則已

曰

人

卹病討貳

同盟于清丘

椒

衛孔達

曹

晉原縠

宋華

左

傳

左傳

宋爲盟故

衛人救陳

宋師伐陳

于是鄉不書

不實其言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則死之

若大國討我

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

伐陳衛人救之

不事齊故也

師伐莒

莒恃晉而

左傳

十三年

春

齊

唯宋可以免焉

君子曰

清丘之盟

以其救蕭也

夏　楚子伐宋

左傳

夏

楚子伐宋

召之也

冬晉人討邲之敗

先穀

秋赤狄伐晉及清

左傳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秋螽

謂乎

惡之來也　已則取之　其先縠之

盡滅其族　君子曰

歸罪于先縠而殺之

與清之師

孔達曰 苟利社稷

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

討焉 使人弗去 曰

晉以衛之救陳也 清丘之盟

附錄 左傳

則死之

將以誰任我

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

請以我說罪我之由